

飞天 著

佛心除魔，医手卫道

神偷、圣医、藏传活佛

联手揭开人类文明千年秘闻

佛 医 古 墓



飞天
著



佛 醫 古 墓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佛医古墓. 3 / 飞天著. —石家庄:花山文艺出版社,

2009.1

ISBN 978-7-80755-482-0

I. 佛… II. 飞…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84667 号

佛医古墓 3

作 者: 飞 天

策 划: 张国岚

责任编辑: 张亚鹏

特约监制: 辛海峰

特约编辑: 高 楠

封面设计: 思想工社

责任校对: 成 仁

美术编辑: 美 慧

出版发行: 花山文艺出版社

地 址: 石家庄市友谊北大街 330 号

邮政编码: 050061

网上书店: <http://www.hspul.com/ecity>

邮购热线: 0311—88643242

销售热线: 0311—88643227/3228/3229

传 真: 0311—88643225

E-mail: hspul@163.com

印 刷: 三河市鑫利来印装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字 数: 275 千字

印 张: 17.25

版 次: 2009 年 2 月第 1 版

2009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0755-482-0

定 价: 26.80 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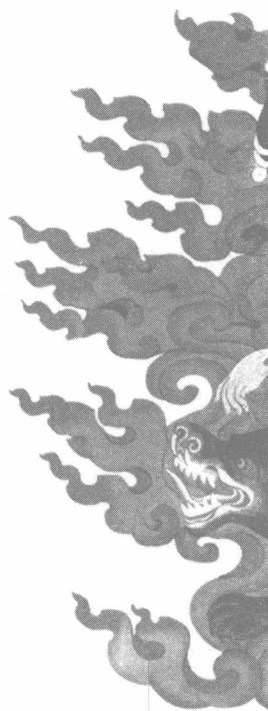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

目 录

CONTENTS

第七部 沙底迷宫

第一章 井底流沙	002
第二章 石室狰狞	011
第三章 黑猫与无情	020
第四章 旋转大厅下的神秘世界	029
第五章 黑巫师与海市人	038
第六章 唐枪被困在鬼墓深处	047
第七章 第四层墓穴里的诡异事件	056
第八章 一沾即死的致命毒药	065
第九章 黎文政的真正使命	074
第十章 唐枪、冷七、无情共同布设的骗局	083



目录

CONTENTS

第八部 五重鬼楼

第一章 红龙的地下宝藏	094
第二章 猫科杀人兽	103
第三章 步步绝境的逃亡	112
第四章 地下暗河,五重鬼楼	121
第五章 盗墓高手唐枪的身世之谜	130
第六章 玉链缠身的绝美女人	139
第七章 秘室里的世界	148
第八章 历经万劫,突来援手	157
第九章 冰岛降魔手,罗马猎命师	166
第十章 猎命师的秘密	17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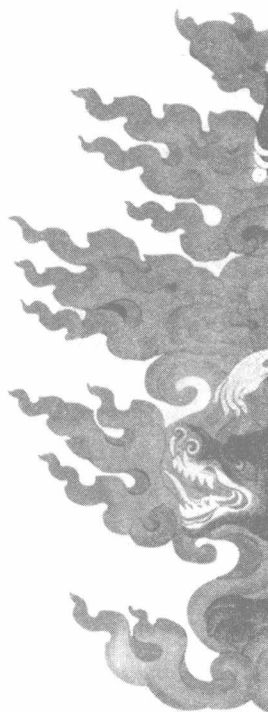


目 录

CONTENTS

第九部 老龙之死

第一章 残月杀人夜	184
第二章 冷七终于出现了	193
第三章 唐枪的遗书	202
第四章 红龙和唐枪之间的关系	211
第五章 两亿美金的收买契约	220
第六章 方老太太、鬼见愁	229
第七章 九大神偷一起出手	238
第八章 不得不执行的计划	246
第九章 十条脉搏,千声鬼哭	255
第十章 老龙的末日	263



第七部

沙底迷宫



第一章

井底流沙

“一点发现都没有？”方星在井口关切地追问。

我们不得不接受这样的沮丧结果，因为井底只有干干净净的沙子，这是沙漠里最不缺乏的东西。即使拿铁锹向下挖，也改变不了同样的结果。

“要不要我下来，跟你一起再搜索一遍？”方星是一个极具自信的女孩子，她认定了的方向，会一直走下去，直到获得满意的结果为止。这一点，跟我非常相似。

我仰面摇摇头：“不必了，方小姐，井底的面积一共就这么大，我已经很仔细地检查过，不可能有暗道。”

黎文政也在向下望，不过他频繁地翻着手腕看表，仿佛在等待着什么。

“黎先生，你有什么看法？”我意识到了一些不同寻常的东西。无论如何，我们的搜索行动刚刚开始，有的是时间，他不该有焦急看表的动作。

“沈先生，我想你该再向下面挖掘一段——”他的声音突然提高了数倍，在井壁上引起了巨大的回声，震得我的耳朵嗡嗡乱响。

方星不满地举手阻止他继续大喊大叫下去，就在那时，井壁一震，半空落

下一层细密的沙粒，眯住了我的眼。

“黎先生，你要干什么？那么大声，是想通知什么人到这里来吗？”方星的冷笑传来。她似乎从来都不知道“恐惧”和“退让”是什么，一直都从容而强势，稳稳地独当一面。

黎文政等人和我们并非朋友，而仅仅是暂时合作的关系，所以没必要过分地容忍对方。她这么做，深得我心。

我低着头揉搓眼睛，双脚不知不觉下陷，满地沙粒翻卷上来，倏地掩埋到了我的脚踝。

“我的意思，咱们已经死了那么多人，总要有个说得过去的结果对不对？你看，在这里倒下的每一个人都会令老板损失十五万美金，我从他那里拿薪水，不能不替他着想。”黎文政的口气硬邦邦的，毫无谦让之意。

“哼哼，十五万美金？你知道沈先生在港岛的出诊身价是多少，他的一条命又值多少？好了，懒得跟你解释，现在我们撤出对古井的搜索，你喜欢怎么玩就怎么玩，只不过别把我们牵扯在里面。”方星大声冷笑，根本不给对方留半点面子。

雇佣兵的性命是可以用大小不等的一个数字来衡量的，毕竟他们从进入这一行开始，就明白自己没有明天，已经把生命贱卖给了别人。

普通情况下，人站在沙堆上就会自然下陷，我现在眼睛无法睁开，只是交替抬起双脚，用力甩掉鞋面上的沙粒，并没有意识到这一变化的严重性。

“沈先生，请你——”方星的话骤然停止，随即发出一声焦灼到极点的怒吼，“你的脚下，看你的脚下，快抓住钢索，快抓住钢索上来！”一边大叫，她一边用力地拍打着井壁，发出“啪啪啪啪”的闷响。

落进我眼睛里的沙粒至少有十几颗，我勉强撑开眼皮扫视脚下，这才发现脚边的沙粒正在呈一种浪花翻涌之势向上急卷，仿佛有一只看不见的巨型鼓风机在拼命吹动它们一样。

我迅速挥手，捞到钢索，屈膝弹跳，已经离开沙地半米。

“沈先生，快点——”井口上面只有方星在叫，黎文政和他的手下仿佛惊呆了，连最该发出的惊呼声都听不到。

井底出现流沙的情况应该在我预料之中，因为根据此前的人文地理资料能够判断，这里曾经出现过大规模的流沙。以我的轻功估计，正常情况下，绝对能够逃离一切流沙层的困扰，而轻功卓绝如方星，就更没有问题了。

中国古代轻功中有“踏雪无痕水上漂”的至高境界,说起来神乎其神,其实只要天资够好、后天够勤奋,就一定能做到那一点。人类的潜能高深莫测,细究起来,正合了商界大亨们常说的“只有想不到、没有做不到”。

一分钟之内,我双臂发力,交替向上攀缘,很快离开流沙层七八米高。

方星松了口气,以手加额:“谢天谢地,总算没事。沈先生,你的眼睛怎么了?这么关键的时候,真是有点——”她的关心口吻让我禁不住胸膛一热。跟关伯在一起幽居惯了,平日只承受他粗枝大叶式的关怀,忽然有个方星这样美丽无双的女孩子如此关心,感受自然有天壤之别。

“我没事,只是不小心眯了眼。”我淡淡地笑着,把所有的感动藏在心底。

“沈先生,你不该上来,那流沙下面肯定有什么古怪。若是换了我,一定会深潜下去,探个究竟。”黎文政冷冷地开口,对我远离那流沙层充满了不屑。

方星冷哼了一声,不再理他,伏在井口,向我远远地伸出手来。

眼睛里的沙粒已经全部揉掉,这时候我才得以仔细观察井底的形势。沙粒的上翻频率越来越快,像一锅煮沸了的浓汤,不断地发出“咕嘟咕嘟”的吐气声。

“下去?黎先生高兴,自己下去好了。”方星终于还是忍不住,低声出言讥讽。

我停在半空中,随着钢索的动荡轻轻旋身,若有所思地自语:“说得对,深潜下去,看那流沙里会有什么!”

“哗”的一声,井口的方星骤然拔枪,直抵黎文政的咽喉。黎文政没有动,但他的手下立刻举枪,呈扇形战斗模式对准方星。

“我们坐的是同一条小船,千万别对沈先生施展催眠术之类的花招,我认得你,子弹却不长眼睛。”方星紧盯着黎文政的唇,一字一句地警告他。

她看得没错,那一瞬间黎文政的话的确隐含着催眠术的成分,也确实令我的思想起了一阵激荡。

沙漠求生教科书上说,遇到流沙时唯一的办法是迅速逃走,能避开多远就多远,千万别试图在沙子里游泳。或许在黎文政这种雇佣兵的心目当中,别人的性命是最不值钱的东西,只有他的行动目的最重要。

我喝止方星:“方小姐,不要冲动,大局为重。”

这是在一望无际的大沙漠里,团结协作的话大家都有活路,一旦发生内讧,只怕能在枪战中逃命的,最终也会死于大漠。

迄今为止,江湖上还没有人成功地在流沙中潜泳过,毕竟人类赖以生存

的氧气无法从沙粒中获得。我重新向上攀缘,很为无情而惋惜,假如洛亚说的是实情,她真的跳入这口井里消失的话,也只能是葬身移动不止的沙海,尸骨无存。

“唐枪是江湖上年青一代的佼佼者,最终依然没有逃脱葬身于盗墓生涯的命运。无情呢?为救唐枪而来,却连哥哥的面都没见到,恐怕临终的一刻都会死不瞑目。”我的心情变得越来越沉重,因为自己协同方星一路赶来大漠,根本没有太多把握找到他们。

握住方星的手之后,我一跃上了井口,推开黎文政手下的冲锋枪,低声提醒他:“请告诫你的手下,千万别贸然开枪。还有,我们似乎该暂时离开这里,迁移到最近处的绿洲去。”

昨晚一战,死者众多,整片绿洲已经变得阴气森森,不适合我们再住下去。反过头来想,无情等人属于“无知者无畏”的那一类,明知道这里死过很多人,发生过骇人听闻的惨事,仍旧大胆入住,本身就犯下了难以救赎的错误。

无畏,本身是一种坚韧不拔的良好品质,但因“无知”而“无畏”,则是近乎愚蠢木讷的行为,轻则送了自己的命,重则连累大家一起丧命。

“不必了,既然秘密就在井里,我会自己下去看看。沈先生,咱们先说好,假如有什么意外发现的话,一切收获全部归我所有,没有你和方小姐的份,怎么样?”黎文政不屑地昂着头,仿佛对我及时撤退回来的行为十分蔑视。

我微微一笑:“那当然,我很钦佩你的勇气。”

他戴着氧气面罩,身后背着两只小型压缩氧气钢瓶,已经做好了到流沙中游泳的准备。

“那么,请你跟方小姐退到车子那边去,这里由我的人负责。”他挥了挥手,以不容争辩的决绝口气向我和方星下令。

我不再强辩,与方星对视了一眼,缓缓后退。

“他在面罩的换风阀门处加装了三层隔尘过滤器,运气好的话,的确能在流沙中勉强呼吸。这家伙,真够拼命的——沈先生,我有种预感,黎文政这么做,全都是为了自己,而不是所谓的完成某人交付的使命。”

方星低声冷笑,随手抓了一把干枯的野草,在手里狠狠地揉搓着。

以她的个性,如果黎文政真的有了收获,她才不管什么约定不约定的,势必会下手夺宝。以这种随意组合的团队方式进入沙漠,本来彼此之间就没有太多

深情厚谊，一切以利益为主，随时都会开始火拼。

“沈先生，在想什么？”方星听不到我的回答，立刻追问。

“我在想，无情去了哪里？”沙漠里珍宝再多，也无法触动我的神经，因为大家到这里来的目的绝不相同。他们也许是为了财宝，而我只想找到无情。

方星沉默了几秒钟，忽然吐出一口闷气，幽幽怨怨地问：“她是唐枪的妹妹，又不是你的妹妹——”

我笑了笑，不想在这个问题上纠缠下去。

她说得对，无情本来跟我毫无关系，但却是唐枪的妹妹。我既然插手这件事，就一定要对唐枪有个交代。现在，他已经不知生死，虽然没有托付过我什么，我却有责任完成他未竟的事业，把无情安然无恙地带回港岛去。

“假如是我或者叶小姐失踪了呢？你会不会也奋不顾身地搜寻下去？”停了一会儿，方星扬手，掌心里的草叶碎片如雪花般飘落。

“会，谁叫我们是朋友！”我用了最婉转的措辞回答她。不过我也知道，以她的江湖阅历和轻功身法，没有什么难题能挡住她。

方星脸上重新出现了微笑，拔出手枪，仔细地检查着保险栓和弹匣状况。

“方小姐，选择在这种情形下动手，并不明智。”我正色告诫她。

“我不一定动手，但却绝不会容许别人先向我动手。沈先生，关于越南黑道人物的禀性，我比你更清楚。”她将口袋里暗藏着的三柄手枪全部检查过一遍，打开保险栓，再轻轻地放回原处，“非我族类，其心必殊。所以，大家之间只能是赤裸裸的利用关系，谁先信任对方，谁的死期就要近了。”

黎文政的身手很犀利，是我平生遇到的劲敌，我很怀疑方星有没有绝对把握拿下这场暗战。

黎文政向这边扫了一眼，沿着钢索下井，身体很快从井口隐没下去。

“他们早有准备，也许一直都在期待流沙的出现。否则，他就不会在钢索明明够用的情况下，固执地要求接续上第二根钢索，对不对？”

这种怀疑早就存在于我的脑海里了，只是没有及时说出来而已。

方星耸了耸肩：“对，我明白这一点，才会痛快地帮忙，看看黎文政到底搞什么鬼。如果他够幸运的话，就能摸清流沙的来处路径，从而揭示井底消失者的下落。当然，他不在井上，其余人不堪一击，这或许是个下手的好机会！”

她的身份是神偷飞盗，永远不会像白道人物一样遵循道德仁义的约束，想怎么干就怎么干，明目张胆地把自身利益放在第一位。

我没有出声阻止她，在伊拉克北部这种战火连绵的世界里，正邪、善恶、对错根本没有绝对标准，毕竟黎文政等人也是双手沾满了鲜血的雇佣兵，枪口之下不知射杀过多少平民百姓。

“三个人，三支冲锋枪，嗯——沈先生，你想不想帮我？其实我很欣赏你的飞刀绝技，总希望能再次亲眼目睹。”方星狡黠地轻笑着，不时地仰起脖子，连续做着直达丹田的深呼吸。

大漠里的干燥季风不安分地吹过沙丘，一次又一次扬起细雨般的飞沙，在绿洲边缘缓缓落地。昨晚激战中死去的人，已经被就地掩埋，可以想象，他们的身体将会被沙地吸干水分、变成干尸和枯骨，然后一节一节地散落在千里黄沙之中。

杀人简单，同样，被别人所杀也很简单，仅仅需要零点一秒的子弹破空时间而已。

“我没有动手的理由。”我冷冷地回绝了她。

“我也没有，但我知道，要活下去，就要不断地肃清前路上的危险障碍，保证自己能平平安安地向前走。佛家有谚，善心动不了恶魔。在这个世界上，做猪牛骡马的，即使怀揣十二颗善良至极的好心，最终下场，迎接它们的，也不过是屠宰台上的冷漠一刀。”

她冷笑起来，眼角余光瞟向古井。

黎文政的三名属下环绕井口呈三角形站立，手指始终不离冲锋枪的扳机，而且是背对井口，警惕地戒备着外围力量的突袭。

我看看腕表，黎文政已经下井五分多钟了，始终没有传话上来。

“他会不会出事？”我隐隐约约有点担心，马上举步走向井口。

大漠里的流沙运行状态分很多种，如果现场有测沙仪的话，沉入沙层之下，就能探知沙子是在进行与地球磁力线相同的正转还是逆转，还有沙层自身的旋转牵引力有多大等一系列数据。像黎文政这样仅凭氧气面罩就想进入沙海的举动，鲁莽而危险。

“站住，停步。”其中一名枪手霍地举枪，语气生硬地吆喝着。

“我要看看黎先生怎么样了。”我半举双手，示意自己毫无敌意。

“不行，你不能过来。”三名枪手如临大敌。如果没有黎文政的授意，他们是不敢对我和方星持这种态度的。

方星跟在我的背后，借助我的身体遮挡，应该很容易就能偷袭得手，只是

现在还没到火拼的时候。毕竟井下看得到的仅仅是满地黄沙,还没有宝藏的任何消息。

“十五步内,我们会开枪——”最靠近我们的枪手已经采取跪姿瞄准,脸色生硬如一块灰色的石头。

我皱着眉停步,要取他们三个的性命易如反掌,但我真的没有杀戮的理由。辗转千里到达沙漠,我为的并非是拔刀杀人这种下三烂的小事,如果单纯想痛快杀人,港岛该杀的人物已经足够多了。

“你们最好能低头看看井下,别再出什么意外!”方星嘻嘻哈哈地笑着,若无其事地向井口一指。那是引开枪手们注意力的最好办法,但这种情形下没有人会上当,对方不会给她拔枪射击的机会。

我们的右侧是半人高的干枯灌木丛,七步之外,还有一条已经废弃的石砌水沟,深度约为半米,足够作为临时掩体。一旦枪战发生,那里将会成为我们的最佳隐藏地点。

方星轻咳了一声,拉了一下我的右臂,向水沟那边努了努嘴。她的观察力同样敏锐,并且总是能跟我想到一起去。

猝变就是在我回头向着方星会心一笑时发生的,一阵飓风呼啸声瞬间充斥了我的耳鼓,还来不及回头,半空里激射着的细密沙粒便直卷到我脸上,打得肌肤火辣辣地疼。

“不好了——”方星只说了三个字,沙粒已经灌了她满嘴,令她痛苦地低头干呕。

我下意识地抓住她的左手,向右侧灌木丛扑了过去。风沙来临时,找到低于地面的掩体躲避,才是最佳应变策略。风很大,而且毫无方向地乱吹,瞬间便灌满了我的衣领。此时,整个绿洲的天空都是灰色的,风沙呼啸声一阵紧似一阵,临近的灌木丛被连根拔起,飞向半空。

“是沙漠风暴吗?”方星狠狠地骂了句粗话,取出一只小巧的望远镜向井口观察着。

进入沙漠后,我们每隔三小时便会收到阿拉伯地区联合气象站的天气报告,今早的最后一次通告里并没有提及有风暴来临的消息,所以这阵风沙来得非常奇怪。

三名枪手的反应有些迟钝,来不及找地方躲避,只能用力把住井口,企图稳住身体。

“我得过去,看看井下的情况!”我挺起身子,但立刻被迅猛的大风吹得身不由己地翻滚着,跌在方星身边。第六感告诉我,一定是井底的流沙出了状况,才带动了异常的天气变化。当然,这句话的因果关系也可以倒过来,是天气突变才导致了流沙出现,就像地震前的井水异常上涨一样。

“沈先生,别冒险了,管他井底怎么样,死的反正是黎文政。”方星继续观察,头也不回,幸灾乐祸地冷笑着。

我向前匍匐前进,不顾方星的态度。假如黎文政知道内幕,就更不能任由他死了,毕竟那是为数不多的线索之一。

水沟的尽头距离井口约有五步,我慢慢爬近,枪手们只顾保命,低头闭眼,无暇顾及我的行动。

我刚刚打算从水沟里跃出去,井口里陡然冲出一条灰色的巨龙,扶摇直上,停留在十几米高的天空中,诡异绝伦地扭动飞旋着。其实那是井底激射而起的流沙形成的,比海面上的“龙吸水”现象更为恐怖。

一名枪手仰头大叫,但他的声音随即被沙粒湮没。

“那里,那里——”他艰难地举手上指,继续大叫。刹那之间,一阵风卷动着他的身体,也斜着飞了起来,一转眼便陷入了灰沙深处,消失无踪。

我借着水沟的遮掩,翻身向上看,半空中的流沙顶上,赫然是黎文政的身体。他平举着双臂,企图稳住自己的身子,但流沙一直都在急速旋转,他像旋涡里的小舟,个人之力根本没办法对抗那种巨大的旋转扭力。

其余两名枪手慌乱地举枪向上,但却无法扣动扳机,因为流沙是不惧怕子弹的,像怪兽但却不是怪兽。即便他们射完所有的弹匣,也无法救得了黎文政。

不知什么时候,方星已经爬到我身后来,此时附在我耳朵上大叫:“让他们去死吧,留下咱们两个,重新开始搜索。”假借大自然之手除掉障碍,是最轻松不过的事,更是黑道人物求之不得的“天助”。

“嗒嗒嗒嗒”,枪手们的冲锋枪响了,但多半是紧张情况下的误射,子弹毫无目的地穿过了风沙长龙的中部,毫无效果。

此刻的黎文政如一只简陋的风车,旋转得越来越快。那种情况下,普通人的身体绝对无法承受,只怕连苦胆都要吐出来了。

两名枪手的命运和他们的同伴一模一样,射完子弹的同时,身子也被席卷而去。

“找东西盖住井口,就能把他弄下来。”我在最短时间内发现解决问题的

办法，井口旁边就有吉普车，只要我和方星一起动手，便能推动它。

“沈先生，我劝你不要救他，那对咱们没有任何好处。”方星举起望远镜，冷笑着观察黎文政，仿佛是在看一场精彩的马戏。

我有自己的打算，无须方星同意，马上飞扑出去，在地上连续翻滚之后，抓住了吉普车的后轮。风沙从四面八方扑来，打得我无法睁眼，只能凭感觉摸索到吉普车的挡柄。突然之间，脚下的沙地一下子变软了，沙子淹没了自己的脚、脚踝、小腿、膝盖。我努力地睁开眼，沙子已经将吉普车的四轮没了过去，同时堆积到了我的腰带以上。

其实并非沙地变软，而是井口瞬间涌出大量的浮沙，把我的身体埋住了一半。

“方星，快过来——”我无法扭头去看，但却能够迸发丹田之力呼叫着她的名字。如此汹涌的流沙逆袭过来，隐藏在水沟里的优点荡然无存，反而最容易丧命。

方星大喝一声，弹身而起，跃过了我的头顶。她犯了个可怕的错误，不该飞身离地，被狂风卷住。如果不是我及时抓住了她的左脚脚踝，她也将被吹向沙漠深处了。费了好大的劲，我们才合力顶住了风沙，紧紧地抓住吉普车。

第二章

.....

石室狰狞

“谢谢，谢谢。”方星脸色大变，但身体刚刚站稳，便举起望远镜向上观察。

风声陡然消失了，我的耳朵里出现了某种听觉的真空，又痒又疼。那条沙龙也骤然低伏下来，向井里回缩，黎文政的身体从我眼前一掠而过。他脸上不再有不可一世的倨傲，只有一大片难言的死灰色，双臂机械地平举着，任由沙龙拖着落向井口。

我没有时间思考，倏地向前扑了出去，左臂一振，攫住了他的右腕。或许我的思想深处早就做好了救他的准备，这才能够迅速抓住稍纵即逝的微小机会。

凭我的轻功和“千斤坠”功夫，百分之百能把他从流沙中拖出来，一起停在井口旁边。这一点，我很有自信，但原本向下回收的沙子骤然一停，由下落转为上升，把我也席卷进去。

“沈先生，我来了！”方星飞扑过来，抓住了我的右手。

可惜，我们两个都算计错了，那卷住黎文政的沙龙力量之大，超乎想象，如同一只巨大的波轮洗衣机一般，把接触到的任何东西都毫不犹豫地拖下水，统统搅在一起。